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 第二十六回 向觀察陞官哭友 鮑廷璽喪父娶妻

話說向知府聽見摘印官來，忙將刑名、錢穀相公都請到跟前，說道：「諸位先生將房裏各樣稿案查點查點，務必要查細些，不可移漏了事。」說罷，開了宅門，匆匆出去了。出去會見那二府，拿出一張牌票來看了，附耳低言了幾句，二府上轎去了，差官還在外候著。向太守進來，親戚和鮑文卿一齊都迎著問。向知府道：「沒甚事，不相干。是寧國府知府壞了，委我去摘印。」當下料理馬夫，連夜回差官往寧國去了。衙門裏打首飾，縫衣服，做床帳、被褥，糊房，打點王家女兒招女婿。忙了幾日，向知府回來了，擇定十月十三大吉之期。衙門外傳了一班鼓手、兩個儂相進來。鮑廷璽插著花，披著紅，身穿紬緞衣服，腳下粉底皂靴，先拜了父親，吹打著，迎過那邊去，拜了丈人、丈母。小王穿著補服，出來陪妹婿。喫過三遍茶，請進洞房裏和新娘交拜合巹，不必細說。次日清早，出來拜見老爺、夫人。夫人另外賞了八件首飾，兩套衣服。衙裏擺了三天喜酒，無一個人不喫到。滿月之後，小王又要進京去選官。鮑文卿備酒替小親家餞行。鮑廷璽親自送阿舅上船，送了一天路纔回來。自此以後，鮑廷璽在衙門裏，只如在雲端裏過日子。

看看過了新年，開了印，各縣送童生來府考。向知府要下察院考童生，向鮑文卿父子兩個道：「我要下察院去考童生，這些小廝們若帶去巡視，他們就要作弊。你父子兩個是我心腹人，替我去照顧幾天。」鮑文卿領了命，父子兩個在察院裏巡場查號。安慶七學共考三場。見那些童生，也有代筆的，也有傳遞的，大家丟紙團，掠磚頭，擠眉弄眼，無所不為。到了搶粉湯包子的時候，大家推成一團，跌成一塊，鮑廷璽看不上眼。有一個童生，推著出恭，走到察院土牆跟前，把上牆挖個洞，伸手要到外頭去接文章，被鮑廷璽看見，要採他過來見太爺。鮑文卿攔住道：「這是我小兒不知世事。相公，你一個正經讀書人，快歸號裏去做文章。倘若太爺看見了，就不便了。」忙拾起些土來把那洞補好，把那個童生送進號去。

考事已畢，發出案來，懷寧縣的案首叫做季萑。他父親是個武兩榜，同向知府是文武同年，在家候選守備。發案過了幾日，季守備進來拜謝，向知府設席相留，席擺在書房裏，叫鮑文卿同著出來坐坐。當下季守備首席，向知府主位，鮑文卿坐在橫頭。季守備道：「老公祖這一番考試，至公至明，合府無人不佩服。」向知府道：「年先生，這看文字的事，我也荒疏了；倒是前日考場裏，虧我這鮑朋友在彼巡場，還不曾有甚麼弊竇。」此時季守備纔曉得這人姓鮑。後來漸漸說到這是一個老梨園腳色，季守備臉上不覺就有些怪物相。向知府道：「而今的人，可謂江河日下。這些中進士、做翰林的，和他說到傳道窮經，他便說迂而無當；和他說到通今博古，他便說雜而不精。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，全然看不得！不如我這鮑朋友，他雖生意是賤業，倒頗頗多君子之行。」因將他生平的好處說了一番，季守備也就肅然起敬。酒罷，辭了出來。過三四日，倒把鮑文卿請到他家裏喫了一餐酒。考案首的兒子季萑，也出來陪坐。鮑文卿見他是一個美貌少年，便問：「少爺尊號？」季守備道：「他號叫做葦蕭。」當下喫完了酒，鮑文卿辭了回來，向向知府著實稱贊這季少爺好個相貌，將來不可限量。

又過了幾個月，那王家女兒懷著身子，要分娩；不想養不下來，死了。鮑文卿父子兩個慟哭。向太守倒反勸道：「也罷，這是他各人的壽數，你們不必悲傷了。你小小年紀，我將來少不的再替你娶個媳婦。你們若只管哭時，惹得夫人心裏越發不好過了。」鮑文卿也吩咐兒子，叫不要只管哭。但他自己也添了個痰火疾，不時舉動，動不動就要咳嗽半夜。意思要辭了向太爺回家去，又不敢說出來。恰好向太爺陞了福建汀漳道，鮑文卿向向太守道：「太老爺又恭喜高陞，小的本該跟隨太老爺去；怎奈小的老了，又得了病在身上。小的而今叩辭了太老爺回南京去，丟下兒子跟著太老爺伏侍罷。」向太守道：「老友，這樣遠路，路上又不好走，你年紀老了，我也不肯拉你去。你的兒子，你留在身邊奉侍你，我帶他去做甚麼！我如今就要進京陞見。我先送你回南京去。我自自有道理。」次日，封出一千兩銀子，叫小廝捧著，拿到書房裏來，說道：「文卿，你在我這裏一年多，並不曾見你說過半個字的人情。我替你娶個媳婦，又沒命死了。我心裏著實過意不去。而今這一千兩銀子，送與你。你拿回家去置些產業，娶一房媳婦，養老送終。我若做官再到南京來，再接你相會。」鮑文卿又不肯受。向道臺道：「而今不比當初了。我做府道的人，不窮在這一千兩銀子。你若不受，把我當做甚麼人？」鮑文卿不敢違拗，方纔磕頭謝了。向道臺吩咐叫了一隻大船，備酒替他餞行，自己送出宅門。鮑文卿同兒子跪在地下，灑淚告辭。向道臺也揮淚和他分手。

鮑文卿父子兩個，帶著銀子，一路來到南京，到家告訴渾家向太老爺這些恩德，舉家感激。鮑文卿扶著病出去尋人，把這銀子買了一所房子，兩副行頭，租與兩個戲班子穿著；剩下的，家裏盤纏。又過了幾個月，鮑文卿的病漸漸重了，臥床不起。自己知道不好了，那日把渾家、兒子、女兒、女婿，都叫在跟前，吩咐他們：「同心同意，好好過日子，不必等我滿服，就娶一房媳婦進來要緊。」說罷，瞑目而逝。閻家慟哭，料理後事。把棺材就停在房子中間，開了幾日喪。四個總寓的戲子都來弔孝。鮑廷璽又尋陰陽先生尋了一塊地，擇個日子出殯，只是沒人題銘旌。正在躊躇，只見一個青衣人飛跑來了，問道：「這裏可是鮑老爹家？」鮑廷璽道：「便是。你是那裏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福建汀漳道向太老爺來了，轎子已到了門前。」鮑廷璽慌忙換了孝服，穿上青衣，到大門外去跪接。向道臺下了轎，看見門上貼著白，問道：「你父親已是死了？」鮑廷璽哭著應道：「小的父親死了。」向道臺道：「沒了幾時了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明日就是四七。」向道臺道：「我陞見回來，從這裏過，正要會會你父親，不想已做故人。你引我到柩前去。」鮑廷璽哭著跪辭，向道臺不肯，一直走到柩前，叫著：「老友文卿！」慟哭了一場，上了一炷香，作了四個揖。鮑廷璽的母親也出來拜謝了。向道臺出到廳上，問道：「你父親幾時出殯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擇在出月初八日。」向道臺道：「誰人題的銘旌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小的和人商議，說銘旌上不好寫。」向道臺道：「有甚麼不好寫！取紙筆過來。」當下鮑廷璽送上紙筆。向道臺取筆在手，寫道：

「皇明義民鮑文卿享年五十有九之柩。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汀漳道老友向鼎頓首拜題。」

寫完，遞與他道：「你就照著這個送到亭彩店內去做。」又說道：「我明早就要開船了。還有些少助喪之費，今晚送來與你。」說罷，喫了一杯茶，上轎去了。鮑廷璽隨即跟到船上，叩謝過了太老爺回來。晚上，向道臺又打發一個管家，拿著一百兩銀子，送到鮑家。那管家茶也不曾喫，匆匆回船去了。

這裏到出月初八日，做了銘旌。吹手、亭彩、和尚、道士、歌郎，替鮑老爹出殯，一直出到南門外。同行的人，都出來送殯。在南門外酒樓上擺了幾十桌齋。喪事已畢。

過了半年有餘，一日，金次福走來請鮑老太說話。鮑廷璽就請了在堂屋裏坐著，進去和母親說了。鮑老太走了出來，說道：「金師父，許久不見。今日甚麼風吹到此？」金次福道：「正是。好久不曾來看老太，老太在家享福。你那行頭而今換了班子穿著了？」老太道：「因為班子在城裏做戲，生意行得細，如今換了一個文元班，內中一半也是我家的徒弟，在盱眙、天長這一帶走。他那裏鄉紳財主多，還賺的幾個大錢。」金次福道：「這樣，你老人家更要發財了。」當下喫了一杯茶，金次福道：「我今日有一頭親事來作你家庭，娶過來倒又可以發個大財。」鮑老太道：「是那一家的女兒？」金次福道：「這人是內橋胡家的女兒。胡家是布政使司的衙門，起初把他嫁了安豐典管當的王三胖。不到一年光景，王三胖就死了。這堂客纔得二十一歲，出奇的人才，就上畫也是畫不就的。因他年紀小，又沒兒女，所以娘家主張著嫁人。這王三胖丟給他足有上千的東西。大床一張，涼床一張，四箱、四櫥。箱子裏的衣裳盛的滿滿的，手也插不下去。金手鐲有兩三付，赤金冠子兩頂。真珠、寶石，不計其數。還有兩個丫頭，一個叫做荷花，一個叫做採蓮，都跟著嫁了來。你若娶了他與廷璽，他兩人年貌也還相合，這是極好的事。」一番話，說得老太滿心歡喜，向他說道：「金師父，費你的心！我還要托我家姑爺出去訪訪；訪的確了，來尋你老人家做媒。」金次福道：「這是不訪的，——也罷，訪訪也好。我再來討回信。」說罷，去了。鮑廷璽送他出去。到晚，他家姓歸的姑爺走來，老太一五一十，把這

些話告訴他，托他出去訪。歸姑爺又問老太要了幾十個錢帶著，明日早上去喫茶。

次日，走到一個做媒的沈天孚家。沈天孚的老婆也是一個媒婆，有名的沈大腳。歸姑爺到沈天孚家，拉出沈天孚來，在茶館裏喫茶，就問起這頭親事。沈天孚道：「哦！你問的是胡七喇子麼？他的故事長著哩！你買幾個燒餅來，等我喫飽了和你說。」歸姑爺走到隔壁買了八個燒餅，拿進茶館來，同他喫著，說道：「你說這故事罷。」沈天孚道：「慢些，待我喫完了說。」當下把燒餅喫完了，說道：「你問這個人怎的？莫不是那家要娶他？這個堂客是娶不得的！若娶進門，就要一把天火！」歸姑爺道：「這是怎的？」沈天孚道：「他原是跟布政使司胡偏頭的女兒。偏頭死了，他跟著哥們過日子。他哥不成人，賭錢喫酒，把布政使的缺都賣掉了。因他有幾分顏色，從十七歲上就賣與北門橋來家做小。他做小不安本分，人叫他『新娘』，他就要罵，要人稱呼他是『太太』。被大娘子知道，一頓嘴巴子，趕了出來。復後嫁了王三胖。王三胖是一個侯選州同，他真正是太太了。他做太太又做的過了：把大狀的兒子、媳婦，一天要罵三場；家人、婆娘，兩天要打八頓。這些人都恨如頭醋。不想不到一年，三胖死了。兒子疑惑三胖的東西都在他手裏，那日進房來搜；家人、婆娘又幫著，圖出氣。這堂客有見識，預先把一匣子金珠首飾，一總倒在馬桶裏。那些人在房裏搜了一遍，搜不出來；又搜太太身上，也搜不出銀錢來。他借此就大哭大喊，喊到上元縣堂上去了，出首兒子。上元縣傳齊了審，把兒子責罰了一頓，又勸他道：『你也是嫁過了兩個丈夫的了，還守甚麼節！看這光景，兒子也不能和你一處同住，不如叫他分個產業給你，另在一處。你守著，也由你；你再嫁，也由你。』當下處斷出來，他另分幾間房子，在胭脂巷住。就為這胡七喇子的名聲，沒有人敢惹他。這事有七八年了。他怕不也有二十五六歲，他對人自說二十一歲。」歸姑爺道：「他手頭有千把銀子的話，可是有的？」沈天孚道：「大約這幾年也花費了。他的金珠首飾，錦緞衣服，也還值五六百銀子。這是有的。」歸姑爺心裏想道：「果然有五六百銀子，我丈母心裏也歡喜了。若說女人會撒潑，我那怕磨死倪家這小孩子！」因向沈天孚道：「天老，這要娶他的人，就是我丈人抱養這個小孩子。這親事是他家教師金次福來說的。你如今不管他喇子不喇子，替他撮合成了，自然重重的得他幾個媒錢。你為甚麼不做？」沈天孚道：「這有何難，我到家叫我家堂客同他一說，管包成就。只是謝媒錢在你。」歸姑爺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且去罷，再來討你的回信。」當下付了茶錢，出門來，彼此散了。

沈天孚回家來和沈大腳說。沈大腳搖著頭道：「天老爺！這位奶奶可是好惹的！他又要是個官，又要有錢，又要人物齊整，又要上無公婆，下無小叔、姑子。他每日睡到日中纔起來，橫草不拿，豎草不拈，每日要喫八分銀子藥。他又不喫大葷，頭一日要鴨子，第二日要魚，第三日要菜鮮筍做湯。閒著沒事，還要橘餅、圓眼、蓮米搭嘴。酒量又大，每晚要炸麻雀，鹽水蝦，喫三斤百花酒。上床睡下，兩個丫頭輪流著捶腿，捶到四更鼓盡纔歇。我方纔聽見你說的，是個戲子家，一戲子家有多大湯水弄這位奶奶家去！」沈天孚道：「你替他架些空罷了！」沈大腳商議道：「我如今把這做戲子的話藏起不要說，也並不說他家弄行頭。只說他是個舉人，不日就要做官；家裏又開著字號店，廣有田地。這個說法好麼？」沈天孚道：「最好！最好！你就這麼說去！」

當下沈大腳喫了飯，一直走到胭脂巷，敲開了門。丫頭荷花迎著出來問：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沈大腳道：「這裏可是王太太家？」荷花道：「便是。你有甚麼話說？」沈大腳道：「我是替王太太講喜事的。」荷花道：「請在堂屋裏坐。太太纔起來，還不曾停當。」沈大腳說道：「我在堂屋裏坐怎的，我就進房裏去見太太。」當下揭開門簾進房，只見王太太坐在床沿上裹腳，採蓮在傍邊捧著簪盒子。王太太見他進來，曉得他為媒婆，就叫他坐下，叫拿茶與他喫。看著太太兩隻腳足足裹了有三頓飯時纔裹完了；又慢慢梳頭、洗臉、穿衣服，直弄到日頭趨西纔清白。因問道：「你貴姓？有甚麼話來說？」沈大腳道：「我姓沈。因有一頭親事來效勞，將來好喫太太喜酒。」王太太道：「是個甚麼人家？」沈大腳道：「是我們這水西門大街上鮑府上，人都叫他鮑舉人家。家裏廣有田地，又開著字號店，足足有千萬貫家私。本人二十三歲，上無父母，下無兄弟兒女，要娶一個賢慧太太當家，久已說在我肚裏了。我想這個人家，除非是你這位太太纔去得，所以大膽來說。」王太太道：「這舉人是他家甚麼人？」沈大腳道：「就是這要娶親的老爺了，他家那還有第二個！」王太太道：「是文舉，武舉？」沈大腳道：「他是個武舉。扯的動十個力氣的弓，端的起三百斤的制子，好不有力氣！」王太太道：「沈媽，你料想也知道我是見過大事的，不比別人。想著一初到王府上，纔滿了月，就替大女兒送親，送到孫鄉紳家。那孫鄉紳家三間大敞廳，點了百十枝大蠟燭，擺著糖斗、糖仙，喫一看二眼觀三的席，戲子細吹細打，把我迎了進去。孫家老太太，戴著鳳冠，穿著霞帔，把我奉在上席正中間，臉朝下坐了。我頭上戴著黃豆大珍珠的拖掛，把臉都遮滿了，一邊一個丫頭拿手替我分開了，纔露出嘴來喫他的蜜餞茶。唱了一夜戲，喫了一夜酒。第二日回家，跟了去的四個家人婆娘，把我白綾織金裙子上弄了一點灰，我要把他一個個都處死了；他四個一齊走進來跪在房裏，把頭在地板上磕的撲通撲通的響，我還不開恩饒他哩。沈媽，你替我說這事，須要十分的實；若有半些差池，我手裏不能輕輕的放過了你。」沈大腳道：「這個何消說。我從來是一點水一個泡的人，比不得媒人嘴。若扯了一字謊，明日太太訪出來，我自己把這兩個臉巴子送來給太太掌嘴。」王太太道：「果然如此？好了，你到那人家說去。我等你回信。」當下包了幾十個錢，又包了些黑棗、青餅之類，叫他帶回去與娃娃喫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忠厚子弟，成就了惡姻緣；骨肉分張，又遇著親兄弟。不知這親事說成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